

主编 / 季羡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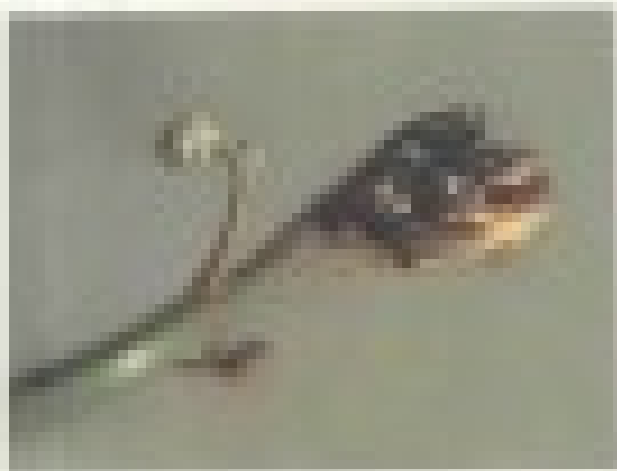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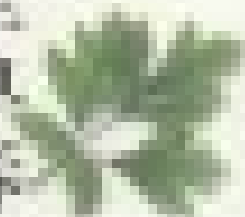
吴小如
● 吉林摄影出版社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中国）文学名著

賦得 三 十 五 年 春

吳大澂
·
蘇軾詩集卷之四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吴小如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1999. 7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吴小如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32 开 4.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定价: 660.00 元 (套) 6.60 元 (册)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对的、不用四六体的文体。更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随笔、小品文、杂文等名称混用的一种出现比较晚的文体。英文称之为 Essay, Familiar Essay, 法文 Essai, 德文是 Essay, 显然是一个字，但是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查一查字典，译法有多种。法国蒙田的 Essai, 中国译为“随笔”，英国的 Essay, Familiar Essay 译为“散文”或“随笔”，或“小品文”。中国的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过去则多称之为“小品”。我堕入了五里雾中。

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名，我正不了。我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这决不是王婆卖瓜，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中，情况也有分歧。英国散文名家辈出，灿若列星。德国则相形见绌，散文家寥若辰星。印度古代，说理的散文是有的，抒情的则如凤毛麟角。世上万事万物有果必有因。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一时还说不清楚，只能说，这与民族特性颇有关联，再进一步，我就穷辞了。

这且不去管它，我只谈我们这个散文大国的情况，而且重点放在眼前的情况上。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

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未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在专家们眼中，我这种对诗的见解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太平淡低下了。然而我却认为，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你们那些恍兮惚兮高深玄妙的理论“只堪自怡悦”，对于我却“只等秋风过耳边”了。

这些先不去讲它，只谈散文。简短截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其中原因并不难揣摩。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于是作者如林，佳作如云，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并非罕事，实如家常便饭。五四以后，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或抒情，或叙事，稍有文采，便成佳作。窃以为，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文坛，良有以也。

但是，白话散文的创作有没有问题呢？有的，或者甚至可以说，还不少。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散者，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随者，随随便便之谓也。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写散文随笔，可以随便写来，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下笔就下笔；愿意收住就收住。不用构思，不用推敲。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想弄点新鲜花样；但由于腹笥贫瘠，读书不多，于是就生造词汇，生造句，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

这样的散文精品，我已经读了七十多年了。其中有很多篇我能够从头到尾地背诵。每一背诵，甚至仅背诵其中的片段，都能给我以绝大的美感享受。如饮佳茗，香留舌本；如对良友，意寄胸中。如果真有“三月不知肉味”的话，我即是也。从高中直到大学，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文字不同，心志各异。但是，仔细玩味，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娓娓动听，逸趣横生；读罢掩卷，韵味无穷。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至于六七十年来中国并世的散文作家，我也读了不少他们的作品。虽然笼统称之为“百花齐放”，其实有成就者何止百家。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的风格，合在一起看，直如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给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无量光彩。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其余诸家，各有千秋，我不敢赞一词矣。

统观古今中外各名家的散文或随笔，既不见“散”，也不是“随”。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决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轻率的产品。蒙田的《随笔》，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我个人认为，在思想内容方面，蒙田是极其深刻的；但在艺术性方面，他却是不足法的。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

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我发现，中国古代优

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描摹，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工夫。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实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空口无凭，有文为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脍炙人口，无人不晓。通篇用“也”字句，其苦心经营之迹，昭然可见。像这样的名篇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我现在不再列举，请读者自己去举一反三吧。

在文章的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头和结尾，在这一点上，诗文皆然，细心的读者不难自己去体会，而且我相信，他们都已经有了足够的体会了。要举例子，那真是不胜枚举。我只举几个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开头几句话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据一本古代笔记上的记载，原稿并没有。欧阳修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敲考虑，把原稿派人送走。但他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还不够妥善，立即又派人快马加鞭，把原稿追了回来，加上了这几句话，然后再送走，心里才得到了安宁。由此可见，欧阳修是多么重视文章的开头。从这一件小事中，后之读者可以悟出很多写文章之法。这就决非一件小事了。这几句话的诀窍何在呢？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开头有雷霆万钧的势头，有笼罩全篇的力量，读者一开始读就感受到它的威力，有如高屋建瓴，再读下去，就一泻千里了。文章开头之重要，焉能小视哉！这只不过是一个例，不能篇篇如此。综观古人

文章的开头，还能找出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提纲挈领，如韩愈《原道》之“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有的平缓，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之“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有的陡峭，如杜牧《阿房宫赋》之“天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类型还多得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读者如能仔细观察，仔细玩味，必有所得，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谈到结尾，姑以诗为例，因为在诗歌中，结尾的重要性更明晰可辨。杜甫的《望岳》最后两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钱起的《赋得湘灵鼓瑟》的最终两句是：“曲终人不见，江山数峰青。”杜甫的《赠卫人处士》的最后两句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的《缚鸡行》的最后两句是：“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完的。诗文相通，散文的例子，读者可以自己体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并不难理解。在中国古代，抒情的文或诗，都贵在含蓄，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贵在留有余味，在文章结尾处，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带向缥缈，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我不敢说，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是这样。但是，文章之作，其道多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我上面讲的情况，是广大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你不是在宣扬八股吗？”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责难了。我敬谨答曰：是的，亲爱的先生！我正是在讲八股，

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代圣人立言”，陈腐枯燥，在所难免。这是毫不足法的。但是，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这是它的优点。有人讲，清代桐城派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在结构布局方面，曾受到八股文的影响。这个意见极有见地。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一些散文作家——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学一点八股文，会对他们有好处的。

我在上面罗罗嗦嗦写了那么一大篇，其用意其实是颇为简单的，我只不过是根据自己六十来年的经验与体会，告诫大家：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难于上青天”，但也决非轻而易举，应当经过一番磨练，下过一番苦功，才能有所成，决不可掉以轻心，率尔操觚。

综观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以及外国的优秀散文，篇篇风格不同。散文读者的爱好也会人人不同，我决不敢要求人人都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仅就我个人而论，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认为，散文最忌平板。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文章，写得规规矩矩，没有任何语法错误，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平淡无味，是好的教材资料，却决非好的文学作品。我个人觉得，文学最忌单调平板，必须有波涛起伏，曲折幽隐，才能有味。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词藻，外国句法；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话，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

作者小传

【吴小如】本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古典文学研究家、戏曲评论家、教授。原籍安徽泾县茂林，1922年出生于哈尔滨一个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后，于1932年随全家入关，迁居北平。1935年毕业于北平私立育英小学，随即升入育英中学，正值“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秋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1941年自天津私立工商学院附中升入该校商科会计财政系。1943年起先后在天津私立达文中学、志达中学、圣功女中等校教国文。抗战胜利后，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在北大学习期间，曾在沈从文先生主持和介绍下编过当时华北日报的《文学副刊》。

1949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天津津沽大学（今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员。1951年秋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1952年大专院校合并调整，留北大中文系任讲师。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1982年末调到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任教授。1991年退休。

抗战胜利后，即在京、津报刊发表书评，对一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大胆评论，敢于直言不讳。还写有不少散

文、戏曲评论，并从事翻译工作，译有英美短篇小说和《巴尔扎克传》等。

建国以来，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年出版了《中国小说讲话及其它》，以后又有《古典小说漫稿》和《小说论稿合集》（合著）等书问世。对古典诗词也颇有研究，先后著有《诗词札丛》、《古典诗歌习作与欣赏》、《古典诗文述略》等专著。他写的评论《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获1991年北京大学荣誉奖。

吴小如自幼喜好中国传统戏曲，从三四岁开始听唱片，五六岁便随家人外出看戏。十三四岁即学写剧评，二十岁前后开始用“少若”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有关戏曲评论的文章。全国解放后，陆续写有大量剧评，集中收入在《台下人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等著作中，后汇集为《吴小如戏曲文录》（1995年北大出版社出版）。1996年，《吴小如戏曲文录》一书荣获北大优秀文化著作奖。

吴小如博览群书，著述颇多。先后出版的其他著作主要还有《读书丛札》、《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古文精读举隅》、《书廊信步》、《读书拊掌录》、《今昔文存》、《心影萍踪》等等，均有精到的见解。

此外，吴小如秉承家学，对书法也有较深造诣。

1992年2月，吴小如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负责主编文史馆《诗书画》丛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燕京学报》常务编委。

目 录

漫谈散文（代序）	季羨林
作者小传	（1）
赋得三十五年早春	（1）
教授与烟斗	（3）
听父亲讲《孟子》	（7）
听父亲讲唐诗	（10）
育我青春十五年	（13）
学林漫忆	（16）
北大的学风与我的自学	（23）
我的读诗	（27）
略谈古代小说鉴赏	（30）
我怎样分析小说	（38）
读小说要触类旁通	（41）
“知识私有”与公开剽窃	（46）
读巴金《还魂草》	（50）
读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53）
书评难写	（57）
为散文呼吁	（60）